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頴助率重刊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傳李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室明

琅邪臨沂人也父暉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爵林即位

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胃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考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言梁武故夫功在不賞

故庸勲之典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

書曰平州之臣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

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

言恩施既隆降於造物者為人司馬鹿之途已寡而



道也魏志曰刻稟上疏曰物不吝要不得不  
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也  
疆為之名使荃宰有寄  
謝之為名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  
吾強為之名荃香草以喻君也  
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  
日誠存匪懈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書高祖  
治道有寄也  
書曰乃祖天成湯齊聖廣淵也  
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堯舜不易語曰  
月而與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  
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  
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  
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者天地在昔晦明隱鱗  
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戰翼周易曰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  
植矯志詩曰仁虎匪瓜神龍惡鱗成公綏慰  
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哉鱗翼而匿景也  
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  
群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覽群籍揚子法  
言曰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也  
意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也  
萬夫之下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勇氣陵雲  
下伸萬人之上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曰齊  
唯聖人能為之  
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論語曰孔子  
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

東漢書卷之六



於似不能言者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說文  
也似不能言者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  
專也上略曰鄒赫子齊人齊為之語曰雕龍  
赫言鄒赫子齊人齊為之語曰雕龍  
曰孔光特有所言輒削藁爰在弱冠首應弓  
葉如淳曰所起草為藁爰在弱冠首應弓  
旌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  
以弓孟子曰夫也士  
以旌也士  
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  
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  
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案真性者仁  
也嘔紆式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  
或曰狼藉甚盛也薦名宰府則延客自高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  
于德晉書曰周紀累薦名宰府因語曰使張

若延君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于四方也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世改元曰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左氏傳曰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惟新締構斯在元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  
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  
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疇陸機高祖功臣須曰帝  
疇爾帝後嗣是膺也  
志愈厲居止有  
卜者卜凶吉利害也  
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仁者介之  
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  
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  
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

文選卷之六

四



肯過六石百輟自免夫范曄後漢書曰馮異  
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  
號曰大舍及擁燒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元  
封將軍及擁燒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元  
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  
少祝文曰杖節擁旌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  
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  
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馬推轂樊鄧胡塵罕嘗文起曰勇主拓跋  
也宗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  
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  
閭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凌河  
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  
上覆飛鳥惟彼狡童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  
鳥也惟彼狡童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  
群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衣  
曰彼狡童兮不我戢好兮鄭玄曰狡童謂紂衣

冠泯絕禮樂崩喪  
秦美新曰馳禮崩  
樂塗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佐  
何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  
明警衆士左氏傳曰公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呂氏春秋曰武王率兵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  
右釋黃鉞免而自為條出師頌曰素旄一揮  
鬻子曰武王率兵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  
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  
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甲旣鱗下  
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甲旣鱗下  
車亦瓦裂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  
如麟下賀致天之屆拱揖群后之毛詩曰致天之  
于武王也致天之屆拱揖群后之毛詩曰致天之



野典引曰致若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  
 上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績累之業論語孔曰帝王  
 手曰大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是以  
 祥光總至休氣四塞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  
 玄曰休美也四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論語此  
 塞曰耀四方也五老游河飛星入昴  
 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  
 五老游者五老曰河圖新符龍銜玉苞刻版  
 題命可卷金泥上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  
 婦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  
 復為元功茂勳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  
 星元功茂勳格乎皇天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  
 元功茂勳格乎皇天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  
 伯曰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  
 曰五侯九伯以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

于海至于河南至于後陵北帝有惡焉輶  
 至于無棟也預曰履踐履也帝有惡焉輶  
 軒萃止帝實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我公之  
 朕甚惡焉揚雄答劉歆書人常聞先今遣某  
 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鴉萃止也今遣某  
 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  
 百辟其刑之長萬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王梁  
 賦曰致誠郊志也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  
 復之義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  
 曰不遠復  
 無祗悔

教蔡邕獨斷曰  
 教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裴子野宋



十三次留城令高祖北伐大軍

傳季友

北地人也傳亮字季友

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付廷

誅尉伏

綱紀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主簿宣之故曰

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况夫盛德不泯義

存祀典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

在祀典也毛詩儀曰泯滅也一不微管之歎

撫事彌深臣論語下民到行今受其賜微管仲

左其被髮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度曰周君

曰頽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風雲玄感蔚為帝

師漢書曰張良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

父出舌為王者師何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

此為劉夷項定漢大極橫流廣雅曰夷滅也

帝夏諸侯不曾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

羽敗自到說文曰出溺為極孟子曰洪水橫

於天濫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迹也伊伊

尹望論語子曰相公九合諸侯不以食車管

仲之力也如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戲曰賓



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祀皆侯命  
而神交匪詞之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真固道  
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東園公綺里李夏  
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  
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世避而入商洛深山  
良本召比四顯默之際宵然難究淵流浩漾  
人之力也

莫測其端矣  
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  
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不知夫道窅然  
難言哉吳都賦曰傾浴沆瀣莫測其深窅然  
其廣黃石公說曰張良塗次舊沛佇駕留  
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城留侯爾雅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靈廟荒頤  
遺像陳昧廬取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

頤樂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存曰徘徊撫跡  
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  
懷人末歎寔深又曰寤寐永歎也  
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  
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  
門者太史公過見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  
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  
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  
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志其身謀  
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  
會也食邑於擬之若人亦足以云  
論語子曰若  
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  
人毛萇詩傳可改搆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  
曰云言也

潦以時致薦  
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  
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潔也西  
懷古左氏傳序曰主者施行經者不刊之書也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後

故脩治其墓也

### 傳季友

網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

褒有行鄭玄禮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

記注曰崇尊也先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楚元王

積仁基德啓蕃斯境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

立文為楚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  
德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大王基  
而始平也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

曰正鑿齒襄陽昔舊記龍統曰方欲興長道業

裕也本支之祚實隆鄒宗揚脩詩曰本支百世

昆也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君道

言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烈也奮乎百世之上下起也而丘封翳然墳塋莫

之奮乎百世之上下起也而丘封翳然墳塋莫

翳相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感遠存往慨然

永懷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夫愛人懷樹甘棠



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其德崇樹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追甄墟墓信  
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  
而民哀漢書高紀紹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  
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也守況瓜瓞所  
興開源自本者乎毛詩曰餘可蠲復近墓五  
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郭璞也方言注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  
聖德之后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  
孔安國曰言聖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  
德之遠著也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  
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  
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

之實成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  
拜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  
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



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事壽則多男子堯皆辭  
口多天之生子則多富而使人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  
何懼之有富而使人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事之有  
有道則與物者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  
歲厭世去而不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  
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  
之請問封人曰退然空峒有拜乘雲為請今  
不拜故互文也或揚旌求士或設虞待賢士  
待賢皆謂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  
劬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  
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終於荀夔  
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用能敷化  
者擊磬語寡人以道者振鐸語寡人以憂用能敷化  
一特餘烈千古二謝承後漢書序曰陰脩敷化

文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寅敬也尚

若天命又曰慎乃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六韜

儉德惟懷永圖也禮記曰夙夜祗懼也雖言事

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也禮記曰夙夜祗懼也

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

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文寤寐

嘉猷楚辭曰結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

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禮記曰婦論秀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

士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婦論秀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

玄曰學大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



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詔大

也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辨人事直言也

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

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

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

覆問四曰剛毅遭略多事不惑才益梅之和

任三輔劇縣令此四者何為通地益梅之和

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曰

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

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也

生置言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漢書曰

受之飢一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

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也良以食惟

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

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

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

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汜勝之書

日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

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朕式照前經寶茲

稼穡民之計然曰五穀者萬

事土膏而朱紘成典祥正而青旗肅

子駕倉龍載青旗躬耕帝藉又曰昔天子為

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

日朱紘以朱組為將使杏花菖蕒耕獲不愆

紘一條屬兩端也

將使杏花菖蕒耕獲不愆

紘一條屬兩端也

紘一條屬兩端也

紘一條屬兩端也

紘一條屬兩端也

紘一條屬兩端也

紘一條屬兩端也

紘一條屬兩端也

紘一條屬兩端也

紘一條屬兩端也

紘一條屬兩端也



汜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  
華落復耕之輒爾之此謂一耕而五獲呂氏  
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曰當始生當草之清  
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當始生當草之清  
剛冷風述遵無廢道畝欲廣以平剛欲小以  
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所以成穀也决决也於  
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决决也於  
中央師然肅而釋耒佩牛相公莫反論曰  
泠風以推長也而釋耒佩牛相公莫反論曰  
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駿之語漢書曰棄遂為  
渤海太守民有帶特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社兼貧擅富浸以為  
須左氏傳注曰汧緣也兼貧擅富浸以為  
俗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擅專也風俗通  
曰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若爰井開制懼  
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驚擾愚民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  
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  
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  
達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為井也

時無史白史記曰决漳水于灌鄴旁終古為  
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  
涇水注渭慨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興  
發之術矢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以周易曰君于敬法  
卹刑虞書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自氓俗澆  
弛法令滋彰莊子曰慎淮南子注曰澆篤也澆

弛法令滋彰莊子曰慎淮南子注曰澆篤也澆  
卹刑虞書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自氓俗澆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以周易曰君于敬法  
發之術矢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陳也  
涇水注渭慨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興  
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  
時無史白史記曰决漳水于灌鄴旁終古為  
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  
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  
達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為井也



與濠同老子曰法令肺石少不寬之人棘林  
滋彰盜賊多有也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  
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  
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孤卿大夫以為不寬  
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  
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  
獠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  
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朕所以明發動容  
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故朕所以明發動容  
具食與慮自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  
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  
繁於秋荼網密  
於凝脂左氏傳鄭寄問於賈季曰趙盾夏之日  
斃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之日

也社預曰夏日永念畫冠緬追刑晉墨子曰  
畫衣冠  
可畏冬日可愛也永念畫冠緬追刑晉墨子曰  
畫衣冠  
具章服謂之戮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  
寧刑措四十徒以百緩輕科反行李葉尚書  
呂刑  
餘年不用徒以百緩輕科反行李葉尚書  
呂刑  
日復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  
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  
季葉喪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  
亂起  
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  
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  
五百剕罪五百也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殺罪五百也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如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  
乎對曰無有牛馬大堯掌有入此者乎對曰  
日無有牛馬大堯掌有入此者乎對曰



董開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  
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  
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  
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  
曰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王德彌薄惟後  
秦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  
子困急獨燒燒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  
書詣此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  
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  
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  
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  
風秦詩言未見二途如奕即用兼通途似如  
君而心憂也  
差爽就其用也  
此兼通言俱濟時  
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又問聚人  
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曰財次政曰貨  
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貨

泉流表其不匱  
遷通其亡貨流於

泉布於布如薄曰流行如泉  
既龜貝積寢緡

纒專用  
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

纒錢  
裴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

茲多銷漏參倍  
言錢之銷磨一缺漏或下貧無

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資  
周書夏箴曰小

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曰上嘗  
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

家產也左氏傳晉游  
惟瘼卹隱無捨於數  
飢字書曰游仍也



詩傳曰漢病也國語祭公謀上帝溥臨賜朕

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上帝溥臨賜朕

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賜朕

齊春秋曰宋明年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

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

上疑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傳曰王使宰

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未釋

治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

後範金合土鄭玄曰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

職拓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

也將圓法李奇曰圓即錢但赤仄深巧學之患

瑜奕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為錢若赤仄則

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

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

更令民鑄瑜奕錢如淳曰如瑜奕也國語曰

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

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

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

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

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

應劭曰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乎勤靜之

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

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綿曰君子悉心研

慮推變也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

周易曰君子以

治歷明時君子以

又問治歷明時君子以

又問治歷明時君子以



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  
改憲勅法審刑德之

周易曰湯武革命也  
原三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

有餘分一在三百  
年之城中星先立春一日則

錯琬璣不正文象不稽  
冬至之日在斗二

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  
中星先立春一日則

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  
折獄斷大刑於氣已

迂用望平順孔聖奉天  
之文宋均保乾圖

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  
宜改憲憲法也易曰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  
勅法淮南子曰冬至

為德夏分命顯於唐官  
文條炳於鄒說尚書

至為刑命義仲宅岨夷  
曰暘谷又曰分及岨夷廢職

命和仲宅西曰暘谷  
鄒說未詳及岨夷廢職

脉谷虧方岨夷昧谷  
見上句漢秉素祗之徵

魏稱黃星之驗祖言  
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

高祖乃前枝劍斬蛇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

為蛇當道今者赤帝  
子斬之魏志曰帝子也化

時有黃星見於楚宋  
之分遼東殷道善天文

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  
而太祖破衣紹天下

莫紛諍空軫疑論無  
歸相北矣也朕獲纂

洪基思弘至道班固  
高紀述曰纂魏德頌曰

武創洪基克光厥德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王

尚書序曰休徵日月  
之休徵風雨王

燭曰春為青陽夏為  
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

之英四氣和謂克明  
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



尚書曰克明俊德 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

又曰欽若昊天 禮記曰夏后氏尚

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黑戎事乘驪鄭玄尚

曰以庚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馬曰驪禮

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

月為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

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求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 尚書曰命紀

也國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

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道卦

也曰待帝皇氏始出極機矩鄭玄曰遂皇道人

也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 五辰空

撫九序未歌 尚書曰百官皆撫順五行

之特發功背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享生惟和九

功惟叙九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 黃帝立

叙惟歌 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

明臺之義入見上方受璽坐宣室上因感鬼神

徵之至入見上方受璽坐宣室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辭林若墜之惻每勤如傷

之念相軫 泥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臨

視人如傷許慎准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 應

南子注曰軫轉也 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 應

役也 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尚書曰四方



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而多黍多稌不與兩穗之年諡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

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無褐無衣必盈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七月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豈布政

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周禮曰以國士教罷民

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

文曰將崇周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曰罔不

辟論宏義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天位尚書堯

命義和上叶星象下符川嶽春秋漢合享曰

九卿法河滿三公在天必待天爵具脩人紀法三台九卿法北斗

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而人爵於之漢書公孫弘曰天文地理

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主然後公才授職

揆務分司爾雅曰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

不忒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暉擊之立鳳

五工正月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宋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



經注曰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劉向  
命九官齊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  
司空棄作后授契作司徒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  
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  
先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  
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後  
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舜  
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  
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  
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  
云兼若略歷茲以降游惰寔繁孔叢子禮王  
言之耳歷茲以降游惰寔繁  
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綬五寸游惰  
之亡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  
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荀悅申鑒曰正貪

息昭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五  
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厥士橫義晁  
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祖  
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  
審也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

主之自陝以西即公主之表漢書曰孝宣躬  
即公與周公相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  
親萬機勸精為治常稱曰與下邑必樹其風  
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武城聞絃歌之  
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  
書曰章善瘴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樹也漢  
書曰朱邑為桐鄉畝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



之桐鄉人祠為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  
邑起冢立祠為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春秋  
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卿六  
夫以下者參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  
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  
而復去終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  
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殘以文母害為  
沛主吏掾首義曰文無所不在害也故能出人  
漢書曰雋不凝為吏嚴而不殘故能出人  
於陷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詔書曰  
漢書王吉上疏曰聖下臨一世之民賤之仁  
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  
宗是以賈誼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  
也故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頃深汰珪符妙簡  
故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頃深汰珪符妙簡

銅暴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曰  
達蓋切周禮曰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  
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  
為銅虎符竹簡侯符滿安仁夏侯誅曰妙簡  
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  
秩六百石以上而春雉未以秋螟不散東觀  
皆銅印墨綬而春雉未以秋螟不散漢記  
曰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  
不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  
祿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  
其傍親有兒童親曰與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  
子也親乃曰所化及為獸此二異也豎子有  
犯境此此一異也所化及為獸此二異也豎子有  
仁心遷三異也所化及為獸此二異也豎子有  
宋均遷九江守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東界者輒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運城守闕  
東西散去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運城守闕



爾無聞漢書曰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

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宜薪樵之道未弘

為網羅之目尚簡毛詩曰芄芄樛樛薪之

得而薪之賢人眾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

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

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時

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時

書傳曰孔安國尚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音大或曰其正論母在執事漢書詔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周

圖惟舊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

禮豈非瘵飢不期於鼎食極溺無待於規行

毛詩曰泌之洋洋可飲以瘵飢瘵音義與瘵同

子家語曰規行矩出不可以楚列鼎而食抱朴

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淮南子

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各施後世左

氏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鬻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

服而王五伯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

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

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沉文吏也記

弃本徇末厥弊滋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



事未故生不遂李奇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

漢主比文章於鄭衛樂也者墨程也孫卿子曰

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

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

為賤治出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

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

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辨麗可豈欲非

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

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法論語子曰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

未可與推公羊傳曰推者何推者反於經然

後有善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

者也孝經鈞命央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五都復

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晉騎射也

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

名雖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

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

民者國之右民也

又問自晉氏不網關河蕩析秦人不綱網漏

于楚王隱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逐蕩平

關河尚書盤瘦曰今我民用蕩折離居也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

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朕思念舊民永

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尚書曰予惟小故

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予惟小故



選將開邊勞來安集

漢書嚴元上疏曰武帝

固曰武帝廣開三邊

毛詩序曰萬民離加以

散不安其居而能勞

來還定安集誠而通其

納款通和布德脩禮

和好文禮漢書曰匈奴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

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

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

天子布德行惠孫即

禮故脩禮者王為政也

未及修歌皇華而遣使

賦膏雨而懷賓

臣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

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

武子拜曰小國之

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

膏雨言若常膏之其

天下集睦豈惟弊邑

周禮曰二所以開洛動

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

王逸楚辭注夫

南望之懷德夷遠北歸之念

日遠競也

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

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

風過通方之士不可

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

禽淮南子曰使葉落

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

謂春申君曰日者更

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

而下為有鴻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

王曰射爾至此乎更

羸曰此單也其飛徐者

創痛也悲鳴者久失

群也故創未息而驚心

未去聞弦音而高飛

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

秦孽不可為秦之將

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

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

史更名左扶

風是為三輔天下有十二州斯路何階人誰

齊得其七故謂北境為五州

或可階爾雅曰進謀誦志以沃朕心當謂頌嘉謀



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禪人掌誦王志道國  
之政事鄭玄曰以王文志與政事論說諸侯  
禪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心沃朕心  
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何文元梁典  
曰天監武帝

年號也

### 任彦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商喻齊也史  
記樂毅書曰

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  
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  
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  
乾坤之靈植時來之運

當哀永念猶懷慙德  
禮記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書曰禮記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  
班固漢書贊  
曰漢承百王

謂末季衣冠禮樂掃地無餘  
言衣冠制度禮  
樂斲儀皆見廢

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彫斷利方經  
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

綸草昧  
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斷珷而為  
璞蘇林漢書注曰利角之利與利割

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  
味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創昧

也奕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  
判始辨  
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而百度草創  
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

倉廩未實  
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禘謀若  
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  
國語曰王耕三推之  
賦人終于畝禮記曰

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  
賦人終于畝禮記曰



古者公田籍而不稅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  
 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  
 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惻隱  
 者仁每時入為膏歲課田租漢書儀曰給民田  
 之端尚書曰愀然疚懷如隣赤子禮記曰哀  
 用也納藁曰愀然疚懷如隣赤子禮記曰哀  
 百里為大孔子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  
 焉疾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  
 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  
 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藉堂飲酒有一人  
 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  
 子曰聖人適逢一世之間漸登九年之蓄積  
 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無九年之蓄積  
 去閉市之賦禮記曰以國無九年之蓄積

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  
 泉閔市謂占會百物也  
 子大夫當此三道  
 利用賓王  
 三見上文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  
 鍾離意別傳曰  
 為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  
 與二代之英立未之逮而有志焉  
 閉戶自精

開卷獨得精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  
 市人相語開卷有生來不忍欺也陶潛九流七  
 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漢書曰九

從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各家流墨家流  
 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群書



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  
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  
雅曰頻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  
六藝一曰五禮二曰九數三曰五射四曰五  
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五射四曰  
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  
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雖一日萬機早朝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南  
晏罷尚書曰罷業一日二日萬機聽覽之  
暇三餘靡失亡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  
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  
問三餘之意過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  
陰雨者上之化下草偃風從之論語子曰君  
時之者上之化下草偃風從之德草草上  
之風草草上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曰蔡邕美  
德草草上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曰蔡邕美

已中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曰齊桓公  
好服紫一國盡  
服紫當時十素  
不得一紫公患  
之告管仲曰  
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識勿衣也謂左右曰  
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即中莫衣紫其長  
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長  
鄙好且變鄙俗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  
服長纓甚貴鄒  
君好長纓左右  
皆

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  
然也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王之略術班固  
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  
路然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燕王曰古之君  
新序曰郭隗謂  
也

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  
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

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



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  
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其年千里馬至者二  
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者  
也莊子曰子致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  
之好士有以集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  
室屋郭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  
頭於隔拖尾於堂葉公非見之奔而退走失其  
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  
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者也好士者好士  
也非夫似士而非士者好士也  
芥范擘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軒紫轂  
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諸生曰士病不明經  
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僂拾地芥爾言好學  
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而惰游廢業  
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惰游廢業  
十室而九及惰游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鳴

焉幾聞子衿不作故言古者收斂不及於道者  
拔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李今則不  
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斂周最弗及者  
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  
也詩序曰子衿刺李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  
澤竭而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小雅曰猶其寂  
莫應有良規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堯置欲諫  
之鼓舜立誅謗也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  
之木此聖人也如衆輻之集於轂也  
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  
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  
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丹直入



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扣子新論將齊季多

曰切宜忠正則級黜之取諫爭也老子曰天

諱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淮南子曰

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將謂朕空然慕古

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將謂朕空然慕古

虛受弗弘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然自

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氏傳曰君臨之方言曰介

特也漢書宣帝詔曰朕承何嘗以一言失旨

洪業許于士民元上也朕承何嘗以一言失旨

轉徒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

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黃遂使人飛章言

邕於下邳洛陽獄詔咸恐一等與家屬免

得鉗徒朔方詔不朕眈有遠論輸左校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眈眈有遠論輸左校漢書曰



韓詩曰府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齊長  
陽秋曰謝安為相溫言問漢書曰哀帝使傳喜  
之悉心以陳極言無隱問李尋曰帝使傳喜  
也勤日月矣彗星覆亂行災異仍重極言  
無有所諱周書曰諫問其故無隱乃精言

文選卷第十六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天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表二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  
著事序使之明白以際主上得盡  
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  
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  
下改為表總有四品一日章謝恩  
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



驗政事曰奏四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  
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  
之上書行此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  
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  
疏魏已前天  
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誌表

求通親總表

羊祜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表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  
好琴舉高第拜御史登官  
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  
既積嫌忌奏誅  
之下獄奔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予曰當堯之時

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上洪水方旁求

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天下孔昔世宗



繼統將弘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

曰世宗華畢

思弘宗業 疇咨熙載群士響臻

尚書云帝曰疇咨若

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

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

子曰下之執也上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警響之應聲也 遭遇厄運勞謙日昃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 降神異人並出

神生甫及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

礫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初

涉藝文升堂觀與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

之偶謂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

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弘

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

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

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掌亡書

三篋認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

復購得書以相授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

尚書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

誰國語楚藍尹豐謂子西曰夫閭閻聞一善 疾惡若驚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  
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  
之弟而必封君之子是知不肖君也文侯  
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王賢者  
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啟  
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  
曰直哉史魚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  
雅曰直哉史魚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  
驚鳥累百使衡立朝必有可觀也東帶立于  
不如此一鷄使衡立朝必有可觀也東帶立于  
朝可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飛辯  
漢書成帝詔曰奉博士使卓然可觀  
騁辭溢氣空涌空涌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  
餘七略曰解紛釋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  
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

率致勁越漢書曰况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纓  
疾軍自請願受長纓必霸南越王入朝此內諸  
歎之關下誼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弱冠慷  
慨前代美之賈誼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躍拜臺郎衡宜與  
為比與京兆嚴象拜尚書所象以兼有文才  
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如得龍躍天衢  
祭酒與陳琳阮瑒等典記室並集天衢班固漢書  
振翼雲漢季陵詩曰攀龍附鳳  
倬彼楊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



中也尸子曰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如規為折翳

穆穆兩都賦序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

樂必有奇嚴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

樂九奏萬物不類三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

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若衡等輩

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

貪楚辭曰官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飛飛

駿裹絕足奔放良樂之匹急也鬼驥裹古之俊

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告趙臣等區區敢

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陛下篤慎取士

必須効試乞令衛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

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

詐面

出師表

諸葛孔明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

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

先主遂請見之及即位十二年卒

為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業垂 今天下三分益川罷弊此誠危急存亡

之秋也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

馳馬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

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謂

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帝

遺德恢志士之氣漢書公求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

母之遺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

之路也方言曰菲薄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臧否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

也若不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

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

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罪業

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

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

侍即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愚以為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

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郎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

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

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

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時

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相靈也

相靈後漢二帝用閣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

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

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

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

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蒙先帝自枉屈而

來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

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

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

備三顧處劉歆七略詩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後值傾覆受任

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

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

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先帝知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然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度瀘深入不毛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首叛亂三年春

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鄒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

使復得改事若士向休曰燒壩不生今南方五穀曰不毛句求俱物町庭冷切

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爾雅曰獎勸也竭鴛鈍攘除姦凶廣雅曰鴛駘也謂馬

曰攘除也與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蓋

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

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

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陛下亦其慢今此無上六字及義有關誤矣

宜自謀以咨諏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



遺詔

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

為諷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值還雍立植常有憤怨抱利器而

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

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

無用之臣

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夫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

畢命之臣也

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之所長

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

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

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

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類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

已譬若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

尸矣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桓為王卿士勳在盟府孫卿



子曰德厚者進且與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

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

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

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武明也正

值陛下升平之際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

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

曰德教加于百姓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語論

子曰滅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身被輕煖

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口輕煖適

口厭百味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

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目極華靡耳倦絲

依曰難人為調膳展選百味

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退

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

輔主惠民爾雅曰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詩

彼已之子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周禮曰

不稱其服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方今天下

王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方今天下

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太傳曰周公一統天下

也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

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



曰陛下高枕垂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  
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大和曰其在唐故啓滅有扈  
虞成周也李執曰天天下太和而夏功昭尚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  
而夏功昭尚書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崩王監及  
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今陞  
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  
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  
隆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  
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春秋歷序曰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  
成康之隆澧泉涌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  
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曰  
簡擇也

毛詩曰方叔淮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然而  
之詩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  
高鳥未挂於輕緹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  
射之術或未盡也高鳥為淵魚喻昔耿弇不俟

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  
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每盛可且閉  
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  
牛醢酒待百官及欲以賊虜遺君父和故車  
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弇右舍切故車  
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竟甲至齊雍

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  
交長兵未接子何勝死知為人臣之禮和雍  
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焉車右  
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

文選卷之七



也王曰左穀鳴此者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  
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  
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  
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穀之下哉車右可  
以死左穀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和遂刎頸  
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  
門子以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  
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  
尸子曰禹興利除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  
害為萬民種也  
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  
占其王羈致北關賈誼終軍已見為爾術  
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

度此二臣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  
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  
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漢書固  
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  
曰憂國忘家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  
不逞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  
一城圍食不其伏見先帝武臣宿安年耆即  
味卧不便席左氏傳子朝曰太雖賢不乏世  
世者有聞矣子壽早天即世  
宿將舊卒由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竊不自

文選卷三十一  
十三



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刀之用文子曰欲

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使得西屬

大將軍當一校之像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

街亭司馬彪漢書曰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

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統猶擢覽也

必乘危躡險騁身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

色曰突刃觸鋒為士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

先雖未能禽權截亮變將虜其雄率殲其醜

類郭玄毛詩箋曰賦所獲之左耳必效須臾

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曰捷獲也使各挂史

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百懸吳關猶生之

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

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如微才不試沒世無

聞論語君子疾沒徒榮其軀而豐其軀生無

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几此徒圈

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獸也鄭玄周禮注曰



牢開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漢書王音曰

也志曰休至宛與吳將陸遜戰輒食奔餐奮袂

攘社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禮注曰

穰却也謂却投社也左臣昔從先武皇帝南

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正門北出玄塞七陵

赤岸垂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

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赤岸伏見所以行

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化而取勝者謂之

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交

神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

因敵而制行兵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

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我士出一朝之命以

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身雖屠

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格垂於竹帛未嘗不

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公曰昔克銘以其身

却退秦師于輔氏親上杜回其勳銘於景鍾

常昭曰景鍾景公鍾也里坐子曰以其功書於

竹帛傳遺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

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口秦謬公

明視鬻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

發兵遮秦兵於穀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



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少報殺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戰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與莊公門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小國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復于魯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有說苑曰楚莊公賜群臣酒日暮華燭滅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獲也群臣嬰皆絕纓懼而王呂氏春秋曰昔人衣首五合五獲以報莊王於野人取之陽繆公自注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於野人取之陽繆公自

矣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編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雍已和公左驗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闕於車下遂大亮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先帝謂文曰任城王彰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龜謚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夫人如朝露列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功歌曰身非金臣聞麒麟長鳴伯樂昭其能石名俱滅焉臣聞麒麟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麒麟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今僕







大魏多士之廟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

術編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

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術女不貞術

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始不貞

也賢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

名而還與無人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

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

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

疾相救憂恩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

謂骨肉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

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螢燭末光增輝

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

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是以敢冒其醜而

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

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

矣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大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

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履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



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  
河不惡小谷之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備已也故能大  
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堯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百姓高祖文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禮記而平章明也其詩曰利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

乎家邦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族又能為政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治於家邦昔周公弔管蔡之不成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周室馬融曰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曰蔡或為散爾親親之義是在敦固禮記曰其賢而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伏惟陛下咨帝

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體文王翼翼之仁

詩毛唐欽明之德  
尚書曰放

曰惟此文王惠洽極秀恩昭九親  
漢書儀曰

小房詩薇聊之實蔓延盈升  
群臣百寮番休遞

上宜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  
江條上便執政不

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  
親理之路通慶

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  
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物施於人三略曰良將

惠施恩而上力日新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

固明時臣竊自傷也  
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

杜預曰禁固勿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

仕也人倫謝承後漢書曰相嚴郵營氣近且婚媾

不通兄弟求絕吉凶之問  
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遠甚於路人  
蘇子卿詩曰隔閡之異殊

於胡越淮南子曰胡在北  
方越在南今

臣以一切之制求無朝覲之望  
漢書音義曰

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  
神明知之矣尚書

權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  
皇大然天寔

極天也崔駰遠旨曰攀台階闕紫闥



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諸王常有威威

具爾之心毛詩曰威威允願陛下沛然垂詔

孟子曰沛然作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

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死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齊義

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

雅之所諒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

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跪口及觀陛下之

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移於朝

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游

冠武弁解朱組佩青紱朱組紱已見自試

千石以上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

輿車駙馬都尉掌駙安宅京室執鞭耳筆論

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耳筆語

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

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姓者得執鞭侍從

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安世待出從華

橐簪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出從華

蓋入侍輦轂劉歆逐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

卷之三十七







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

也稱曰計然南遊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

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竊不願於

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指

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子之歎毛詩柏舟

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伊

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

厥后為堯舜其心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

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

熙章明之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是臣悽悽之

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寔懷鶴立企佇之

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公郢樊月勃蘇

冀陛下憺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

表自試

讓開府表

羊叔子臧榮緒晉書云羊祐字叔

子大山人能屬文為中書



即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  
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  
祐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祐表讓後以祐為征南大  
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  
薨

臣祐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按臣使同台司

為休俗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臣自  
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

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

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祐為從  
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常以智力不

可疆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

中謝斐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臣聞古  
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願首死罪

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

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

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  
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

不勸勞臣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王隱晉書曰祐同產

弘配景帝為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

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  
曹公書曰來書懇

切訓誨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

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  
襄公曰



高相曰定疾願左氏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  
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過杞  
廬在下妾不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  
左氏傳齊侯對宰孔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子  
曰天威不遠顔咫尺申乎知也大臣之節不  
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申乎知也大臣之節不  
士者屈於不知而已而申乎知也大臣之節不  
可則止陳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臣雖小人敢  
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  
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雖側席求賢不遺幽  
賤曰國語曰越王夫八側席而坐章昭然臣等

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  
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  
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築  
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築上下板築  
杵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  
漁釣奸周西伯以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  
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惹  
班非直身殃將為朝累令乃朝議用臣不以為  
為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以為愧已殃身矣  
此失豈不大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  
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



儀同臣所見雖彼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  
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  
光祿大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戒  
大為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繫  
身論德老子曰和而不同私寡光祿大夫李胤荅政  
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  
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皆服事華髮以  
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皆服事華髮以  
禮始終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  
亡之華髮隨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  
頌而後用耳

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

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是

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

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今道

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

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也

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不爾留連必於外虞

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

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

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

患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

累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

覺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

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使辭

終徒尚書郎為河內温令左

遷漢中太守一年

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儉農風遭閔凶

賈逵國語注曰

楚少罕日寡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孟子曰孩

君少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岐日知孩笑可提抱也文行年四歲舅奪母

志 蔣子田開之日單豹行年七十色詩序曰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我母兮鞠我撫

我畜我長我育我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

毛萇曰鞠養也 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

丁孤苦至于成立 一隅吾困獨伶丁國語曰

晉趙氏子冠韓獻子戒之曰此 既無叔伯終

鮮兄弟 弟維予與汝 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字書曰 外無基功疆圻之親內無應門五尺

之僮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 煢煢獨子 立形

影相弔 曹植責躬表曰形 而劉夙嬰疾病常



在牀葶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

清化前太守臣遠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

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

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

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

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獯

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

類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

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

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

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

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臣具以

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

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

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

紀論曰周勃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

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況臣孤苦特為尤

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即署本爵宦達不矜

名節鄭玄禮記注曰今臣亡國賤俘不微至

陋賈逵國語注曰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

賈逵國語注曰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



優既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周易曰初九但以

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揚雄反騷曰臨淵而自隕兮恐日薄於

西山廣雅曰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左氏傳趙

奄因迫也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

其長也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

以終餘年 鸚鵡賦曰匪母孫二人更相為命

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

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

長報養劉之日短也鳥鳥私情願乞終養 喪伯父還傳記曰鳥鳥之情誠竊傷臣之卒

苦非獨蜀之人士或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

天后土實所共鑒 左氏傳晉大夫曰皇

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

禮記曰子同小人行險以臣生當隕首死當

微倖 僥倖與同古堯切 臣生當隕首死當

結草 隕首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

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吾死嫁之及

因曰以殉顆嫁之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及輔氏之役獲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

回墮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乃所嫁婦人

之父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記

丞相程青曰臣 不勝犬馬



謝平原內史表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

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陪臣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

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

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

詔稱板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

罪范曄后漢書陳蕃上疏臣本吳人出自敵

國漢書國破謀臣亡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

非立園耿介之秀

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貴于立園末帛

有東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澤廣

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擢自群

萃累蒙榮進國語曰萃亦處也入朝九載

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

傳揚駿辟機為祭酒駱以議徵為太子洗馬吳

王出鎮淮南以為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中繼

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秘書郎服冕

乘軒仰齒貴游左傳衛太子死無與杜預傳注

告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振景拔迹顧



魏同列臣瓚漢書注重山岳義足灰沒莫

義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遭國顛沛無

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

若厲中謝周易曰而橫為故齊王問九所見

狂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

陳倫篡位問率兵討倫臨幽執固當為誅

始司馬遷書曰深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

之際慮有逼之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

王隱晉書曰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尚書右

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汝陰太守曹武

曹武百官名曰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岐一作

嶇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黨岐嶇艱片言

隻字不開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

一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

面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

表左傳子產曰諺云孔安國尚書傳曰表

借區區本懷實有可李陵書曰區區畏逼

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



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

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

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

者臣之莫大之譽日經聖聽孝經曰五刑之

天也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

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

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迴霜收電使

不隕越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

曰小白恐復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戰國策

孟嘗君道中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揚子法言

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感恩惟咎五情震

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跨天躡地若無所容

中謝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踞謂地蓋

厚不敬不躡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

容踞音局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

澤播及朽蠹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

日被雲雨忘臣弱才身無足來哀臣零落罪

之匿澤也左傳曰變貌隸

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也著於丹書

日延及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

平民

日延及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

平民



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竹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使符竹

復與翔鴻無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

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雖安國免徒起行

日攜手逐秦無翼俱起

青組後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

拜安國為梁內史張敞亡命坐致朱軒

起徒中為二千石

為京兆尹坐與

人敬即裝隨使春請公車上書天子思微功使使

拜為冀州刺史敞起士命復奉使典州命名

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方臣所

以十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羞所宜忝竊范曄

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于非臣毀宗夷族

心方言曰食而不施謂之羞

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

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

也明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

輦轂天衢已見上求通親親表

延仰謹拜表以聞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

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

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

州諸軍事領護軍句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

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

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

琨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琨頓首頓首死罪

死非臣聞天生烝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

地司牧黎元左傳和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

新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往考經鈞命決曰天有顯盼

之義授圖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重帝子黎元

大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

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之祀苟流知黎元

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東觀漢記馮

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異曰更始敗

仁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杜稷時難則戚藩

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

遐風式固萬世率秀衛公謀曰仰希遐風重

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



臣琨臣瑒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

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尊號曰宣

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

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命

又附著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不

於汝又附著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宣

顯考文王用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景文四聖

肇造我區夏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惠澤俾於有虞

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惠澤俾於有虞

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武惠澤俾於有虞

卜年過於周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自

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永嘉之

際氛厲彌昏帝求嘉懷宸極失御登遐醜裔

晉書懷紀曰羯賊劉驥破洛皇帝崩於平陽

宸極喻帝位答賓賦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

崩告喪曰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若

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賴先后之德宗廟

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

靈皇帝嗣建舊物克既王隱晉書懷紀曰

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

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心康祀夏配天不失



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四海想中

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賢使能周室中興

尚書曰漢我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

曰天其悔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

禍于許通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胡載

又與使劉曜敢肆犬羊陵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大

寇長安敢肆犬羊陵虐天邑尉應助等議曰大

尚書曰肆予敢求爾天邑商臣等奉表使還

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

沈虜廷于寶晉愍紀曰賊入燕京都劉粲寇

漢曰葛蕃傳陽平陽求連和逆上上於是見

善謝承後漢書亭曰黃他求沒將投散虜庭

神器流離拜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也若子

者敗之常昭曰神器也天臣每覽史藉觀之前

載小雅曰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

毛含氣之類左傳芋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

類咸願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

得志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况臣等荷寵三

世位厠鼎司三世謂邁至現也王隱晉書曰

漢書存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承後承問震惶



精爽飛越

謝承後漢書曰實武上疏且悲且

沈五情無主

莊子兼公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

無舉哀朔垂上下泣血

謝承後漢書胡母班

詩曰鼠臣琨臣殫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

昏明迭用否泰相濟

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

夜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周易曰泰天命未改

歷數有歸

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

躬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左氏

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

國必其疆上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桓公至  
也歸詩曰耿耿不寐如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

白爲五伯之長

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知鮑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

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

左

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

奔蒲夷吾奔屈渚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

禍而相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危監鉄論曰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



於兩儀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平德

通神明有太極是生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

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

聖人乃千載一出賢入君夫符瑞之表天人

有徵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中興之兆圖

識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責躬

外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

服蕃服論語子天下駟然無所歸懷班固漢

日非分崩離析新

海內亂然喪 雖有夏之遺夷羿宗姬之離大

我蔑以過之左先傳曰魏絳對晉侯曰音有

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

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

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陛下撫寧

江左奄有舊吳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

加揚州諸軍事孟詵諫詩曰撫寧遐荒江

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

有龜 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厲武子

德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尚書

有周拓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相

託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



與大夫也。以法相序。天順純化。既敷則率上宅心。

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書曰。汝不遠。惟商

秦美新曰。海外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

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昔少康之隆。夏訓

以為美談。左氏傳。伍負謂吳子曰。昔有過。虎

下有仍。生少康焉。為仍。致正。以牧夏衆。使女

艾。諫。靡。遂。滅。過。戈。復。禹。之。績。虢。五。斗。切。公。羊

傳曰。魯人至。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毛詩

今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毛詩

況茂勲格于皇天。清

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之至。通于神。蒼生顛然。莫不欣戴。堯德化布

明光于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

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

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顛顛然。仰其德。以和

順國語。蔡公謀。父曰。商王聲教所加。願為臣

大惡。疾人。不忍。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為臣

妾者。孔。尚書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且宣皇

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

子九人。惟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受有

君在矣。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受有

而為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天祚

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

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

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是以適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  
君而誰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謳歌者  
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謳歌者  
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  
崩三年之喪畢辨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  
下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子也夫然後歸  
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答賓  
賦口用納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禪封  
乎聖德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一角之  
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角之  
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  
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剝胎不割  
郊則出於郊孝經接神契曰德至草木則冰

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冠帶之倫要荒之  
日與乎同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  
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  
也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  
下羽獵賦曰伏莫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  
邪而羅者萬計矣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  
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  
漢書又曰諸侯昧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  
先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  
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  
具布衣布衣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  
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為憂不



以克讓為事

書曰允

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

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

詩曰乃眷西顧又曰

曰天下傾首服從

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

豐肌於朽骨

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揚

所謂生死

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尚書云帝曰

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甚

臣琨臣碑頻首頻

有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

久曠

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

以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決辰則萬

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

機以亂

公羊傳曰湯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決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

方今鍾百王之季

當陽九之會

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

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

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曰初六入有六陽九音義曰

左氏傳

民服其上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

也審與覦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

窺小視也又曰覦欲也毛

齊人波蕩無所

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

漢書曰富人博戲

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



匹夫橫議公未集曰國家陛下雖欲逡巡其

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逡巡

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而謝范曄後漢書馬

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國外以絕敵人之志內

以固閭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

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晉與余戰

乃詐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

日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在

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度有益乎臣輯

子日方二十餘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

聖國策張孟談謂趙孟孫曰前事之不忘後

事之師也吳志魏文亦策命孫權曰前代之

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

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鄰謂深謀遠慮出自曾懷

賦曰散皇明以燭幽軍用不勝犬馬憂國

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史記丞相程青曰

兵之道不及嚮時之士也臣不勝犬馬心

之情遲觀人神開泰之路左氏傳晉使呂相

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絕秦曰敢畫布之

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

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周極謹上臣瓊

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温嶠王隱晉書曰

温嶠字泰真



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基主簿臣辟  
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臣  
間訓咸榮緒晉書曰辟間訓字祖明臣  
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  
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輕車  
將軍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奉表臣  
琨臣殫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類 助率重刊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

塚人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庾元子薦譙元彦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彦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

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為蕭揚州薦士表

為褚綦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孫盛晉陽春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春秋曰張陵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

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塚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

官名曰俊為太子廢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

日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霸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



古成湯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  
後於宋  
左氏傳曰晉滅魏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  
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教伐齊遂下齊七十  
餘城置吏屬燕為夫一國為一人與先賢為  
郡而脩齊之宗廟  
後愚竅成湯夏禹賢與國後誠仁聖所哀悼  
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  
之義論語曰繼絕世柔服昔漢高受命追存  
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漢書曰高祖撥亂  
日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  
王皆絕亡後其餘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  
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親與項羽對爭存亡  
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

遷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

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

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羽贊曰齊重

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殘戮

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王有羽為魯公

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

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

順民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

西戎有即亭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戡



并支渠搜西戎即叙洛陽故京名曰興滅加  
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與相連  
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且雖三五

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  
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

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

見上求通亂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東觀漢記揚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

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兩潤木自葉

流根鵙鵙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鵙鵙

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

通親親表毛詩曰微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志

彼孫士綢繆痛戶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志

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遭漢室之

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

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長志曰堅也梁東為

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常昭

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

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氣奉軍驚怪莫敢

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威震群狡名顯

往朝柏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

號追謚策曰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



為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西赴許都  
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

袁紹相辟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大家積

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狗漢之臣退

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

來為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

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

堅策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

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

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

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

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類

毀掃除坐壘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何法盛晉書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

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亮昌公右遷司

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



故舊邦喪亂中州為洛陽故云中州舊邦穎川人隨侍

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晉書曰

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

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

道孔安國尚書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

序曰逃難解散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也既

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

又曰中宗婚亮亮法為皇太子遂階親寵累忝

如用士婚已見懷舊賦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孟子曰滄浪之水

沐浴已見上頻繁首闕出總六軍何法盛晉

末自試表注表亮為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

中領軍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

守老子曰知足不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

讒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先

謂元帝也登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

聖政維新元成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

來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宰輔賢明庶寮咸

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

人主臨之以至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

公行之以至仁



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春

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老子曰太上知有之河上公曰太

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注然世之喪道有自

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有人皆有私則

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

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韋德寶后和熹皇后安思閻后相思寶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

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

之盡敗更由姻婭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

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服

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

援扶踈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

曰列侯宗室見邪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

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群

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

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



禍成重閱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

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

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

道達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

心膂音外總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

也齊晉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

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雖陛下二相明其愚

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

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朝士

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

皆坦然耶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

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戶說云察夫富貴寵

祭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

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

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股鑿量已知弊毛詩

盛不遠在身不足惜為國取侮是以恹恹

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而微誠淺

薄未重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屏營已見



內史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

表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

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籍願陛下垂

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

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矣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

薦譙元彥表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

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

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

溫平蜀反後上表薦秀

桓元子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

子譙國人為琅邪王玄

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

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道喪已見江淹雜

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體詩左氏傳荀息

送牲事居耦俱無情貞也故有洗耳投淵

以振玄龜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

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

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

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

矣

薦譙元彥表

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

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

桓元子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

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

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道喪已見江淹雜

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體詩左氏傳荀息

送牲事居耦俱無情貞也故有洗耳投淵

以振玄龜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

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

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

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

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衰侯止樂子

聞之人生於事之如一父生師是以上

敬之君食之常昭曰三居父師



代之君莫不崇重新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

流競魏書文帝令曰柯伏惟大晉應符御世

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此考運無常通時有

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神州見吳兔且絕

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且毛詩曰肅肅兔

文曰兔且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

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王

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息者也後書

曰有識之所歎阮瑀為曹公與陛下聖德

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日孝宗穆帝諱

嗣興方恢天緒何法盛晉書曰康帝崩乃即位

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恩宣大化法

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溢伐勢勢出軍戰了

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

上文謝眺詩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

八公山詩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

涎之墟想王蠋音於亡齊之境左氏傳魏絳

夏人以代夏政奔武羅伯因熊羆籠園而用

寒從寒從伯明氏之鏡子第也虞羿于田以

取其國家姓頂曰四子肯羿之良臣也史記

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

萬

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

能存今又劫之以矢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事名遂經竊聞巴西燕

秀植操貞固易曰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

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

道消顛沛已見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

喬之望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恒兮凶命憂

招奸威相逼殊盛晉陽秋曰李惟安車徵秀

也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孔子曰立幾不見

試表自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琴操莊周

漢道志絮如玉論語子曰不降杜門絕跡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

之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

無以下見聽則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

姓下見故主老矣且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

奔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立

下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雖園綺之棲商

洛管寧之默遼海漢書曰東園公綺里李當素

寧遠東已見謝眺郡內登望詩博涉志廉翻



也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乎今西土以為美談  
西土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  
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

薄義聲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遊滋移

不聞義聲益且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

秀蒙蒲席之微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

迎申也足以鎮靜頽風軌訓魏文帝曰舊俗

公頽也於幽遐仰流九照知化矣周書曰乃辨

百代矣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栢玄備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勅

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

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驚飈拂野林無靜柯

魚鼈夫勢顛倒偃伏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

家語吾立曰樹欲靜而風摧之

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

敢喻昔栢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

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

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吞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



急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

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左

日宴安耽毒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固守

九錫之禮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栢玄為楚王備名

義以之俱淪情節自效兼撓宜其極法以判

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臣後杜稷大弘善箕

社稷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仲一戮於

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

既惠之以首領引之以縶維于時羣臣隔天未乘用蓬退唯

力是視唯力是視已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

人毛詩曰何有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

全德之人今宸極受正惟新告始靈運述祖德

詩惟新已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

規讓中書令表臣亦胡穎之厚可以顯居榮

憲章文武品物臣亦胡穎之厚可以顯居榮

次尚書曰予心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

元規諫中違謝闕庭乃心愧慙謹拜表以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



洛陽平裕命脩  
晉五陵置守備

傳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渭揚旂西邁

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

振旅蠻夷入伐將屆舊京威懷司雍

詩曰居河之涇關中詩大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

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

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道阻且長加以伊

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

伐木通徑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

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

闕為墟宮廟隳頽鐘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

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塵里蕭

條雞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

感舊求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以

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

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之東

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之南則惠帝

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

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

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



伐羗為河南洛陽既開翦荆棘繕浡毀垣左  
二群太守成洛陽既開翦荆棘繕浡毀垣左  
傳我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職司既備蕃  
荆棘西京賦曰少毀垣而延峙  
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  
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

字道冲東莞人為前將軍卒  
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  
天子於是重贈侍中  
司徒封南昌縣侯

傳李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

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

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念功簡勞義深遠

遠尚書禹曰惟帝忘功論語故司勳秉策在

勤必記銘書於凡有功德之休明沒而彌

著左氏傳上孫滿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

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畧

匡復置穆之主內竭謀猷外勤庶政爾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密勿軍國心力俱

盡韓詩曰密勿同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

歲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數讚百



撰翼新大猷

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項戎

車遠役居中作捍

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

又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

撫寧之勲

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蜀志曰文

有局量易曰陳隆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

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

蜀志

變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褒榮哀既備寵

靈已泰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臣伏

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

王隱晉書曰義

語太子曰天禍外虞既殷內難亦荐

沈約宋

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

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滿

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因語姜氏告

行晉無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

之匡翼之勲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

忠規密謨潛慮惟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傳曰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辭君也

五諷為上故不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



其見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  
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一語孤偃曰畜力  
晉子紀曰若克有耳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  
成晉之柔嘉是耳左氏傳重耳  
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日微夫人力  
之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履謙居寡守之彌  
也寧齊已見曹植責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  
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每議及封爵輒  
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  
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韓  
曰茂陵馬氏撫事求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  
伐襲茅土  
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

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臣契關  
 也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一  
其利斷金同心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  
之言其臭如蘭  
 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

書曰明皇帝弟安貞王道生  
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  
王海陵王封  
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  
臣本庸才智力淺短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  
通上疏曰臣經術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  
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  
降家人之慈道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篤  
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  
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八月朝帝與齊王燕飲太  
后前置齊王上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  
坐如家人禮世祖武皇帝諱願字宣  
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願字宣  
帝諺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武皇大漸實  
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

奉話言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雖自見  
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  
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愚夫一  
外不能自見其類故曰自見之謂明之偏材  
至偏識量已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  
也郭璞曰偶爾植也庚元規實不忍自固於  
表曰仰覽殺鑑量已知弊  
綴衣之原拒遠於玉几之側綴衣於庭越翼  
曰王崩王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又曰后憑王  
凡見下句  
雖嗣君奔常獲罪宣德嗣君謂君欝林王也  
申孺曰人奔常而妹與漢書曰太后召我  
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而召召我我



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松康幽情詩職故

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

年侯又曰武帝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

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

謝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

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各並滅家

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國之事一至於斯謂晉陽春秋曰卻超振還東

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非臣之尤誰任其咎

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

毛詩曰發言盈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

寢廟已見吳都賦國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

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寧容復徵

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下壺表

時榮乎宴安已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

見上辭尚書表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

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

青述曰長平相相上將之元儀神州已見上尚

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

書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初宋



為中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  
書令復為虛飾之煩詩臣知不恆物誰謂宜但命

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

之深輕母立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

能為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

亡毀譽是事之廢吳志周勃與曹休書曰志

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

為善不司同歸于治莊子曰老聃曰彼辭一官

以死王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也辭一官

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七略曰位累我

下日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便當自同

體國不為飾讓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

故持任使莫復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

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

室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相子狄曰千

守宅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殞越為

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為

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亦願曲留

降鑿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

慊獲申鉅平羊祐求昌乃知君臣之道綽有

徐裕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糜心弘議酌已親  
物者矣不勝荷懼屏榮之誠謹附某官某甲  
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  
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  
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  
書甚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  
昔與雲情同昆弟故  
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彦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

書封齊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

類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

流輪翻無取張載贈秦子琰詩曰輶  
車運在輪飛骨頂六翻進謝中

庸退慙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  
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固掌鑕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  
常賢少

為也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  
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篆刻為

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董子雕蟲篆刻漢書  
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

足用冬文又負書燕翔空殫救粟戰國策曰蘇秦  
說秦王書十上



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躡  
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  
齊楚徒知貧賤史記曰虞卿躡躡躡  
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  
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在而不  
得吾貧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曰  
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  
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  
載不過持斧作牧以意效興謗漢書曰暴勝  
囊衣爾盜賊周禮曰入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  
父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  
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山海濱其俗誠陋然  
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  
書若成衣囊則載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陽

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

漢書賈山上書曰秦

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

知致辭勤以千金與獄吏獄吏出曰吾嘗除名為民

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弘願望除名

知井臼之逸孫盛晉陽秋曰劉弘敬通廢於

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百年上壽既

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如其誠說亦

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

君曰瘼閉門荒郊再離寒暑毛詩曰已見恨賦

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壤輸黍

文選卷二十八



樓之餘稅朝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

夕已見江賦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曰

為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一區柔邑詩序曰

暮宿有河南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揚雄與孫會宗書

鼓瑟漢書曰揚雄素貧嗜酒人希至祿微賜

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金而歡同娛老賜金張景陽詩折芟潘

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鈞

飄盈酒琴書自樂焚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

枯已見應璩百一詩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

祀乘子曰萬世之後而司馬談曰今天子接

千歲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

之統於毫三千諸侯

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變河中流

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涖以祭不謀同辭

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臣攀等離心功慙同

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攀等離心功慙同

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泥首在

類輿棺未毀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

仁贈陸締構草昧敢叨天功易曰天造草昧

鄭玄曰草草創也味爽也左氏傳介之推曰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獄訟謳歌示同民志獄訟謳歌已見而隆器

大名一朝總集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

與器不可願已及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開

以假人



白水列宅舊豐

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

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

禮至其親幸忘袷講之尤存諸公之費

莫及也

曰初上李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須講書

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

夫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初上李長安南陽

大入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問秘疑資用之

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鹽

令從者就以給諸公費

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臣雲頌首

頌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頌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頌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頌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頌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頌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頌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頌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頌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東

也

為

日

講

書

得

無

南

陽

之

資

用

之

疑

秘

問

邸

為

之

十三

白

水

已

見

南

都

賦

漢

南

陽

人

也

為

日

書

漢

書

日

講

事

見

日

書

費

之

公

諸

尤

存

講

之

忘

袷

講

之

幸

親

也

結

初

上

李

長

安

時

過

朱

祐

宅

祐

留

上

須

講

書

第

問

主

人

得

無

南

陽

之

疑

秘

問

邸

為

之

資

用

之

疑

秘

問

邸

為

之

長

安

為

之

不

敢

又

曰

初

上

李

長

安

南

陽

之

錢

買

鹽

公

費

諸

給

以

韓

子

合

錢

買

鹽

諸

公

病

不

明

經

術

臣

雲

頌

拾

青

紫

豈

待

明

頌

首

地

芥

經

術

臣

雲

頌

首

拾

青

紫

豈

待

明

頌

首

夫

銓

衡

之

重

關

諸

隆

替

頌

首

死

罪

死

罪

夫

頌

首

死

罪

死

罪

夫

銓

衡

之

重

關

諸

隆

替

頌

首

死

罪

死

罪

夫

銓

衡

之

重

關

諸

隆

替

頌

首

死

罪

死

罪

夫

銓

衡

之

重

關

諸

隆

替

頌

首

死

罪

死

罪

夫

銓

衡

之

重

關

諸

隆

替

頌

首

死

罪

死

罪

夫

銓

衡

之

重

關

諸

隆

替

頌

首

死

罪

死

罪

夫

銓

衡

之

重

關

諸

隆

替

頌

首

死

罪

死

罪

夫

銓

衡

之

重

關

諸

隆

替

頌

首

死

罪

死

罪

夫

銓

衡

之

重

關

諸

隆

替

頌

首

死

罪

死

罪

夫

銓

衡

之

重

關

諸

隆

替

頌

首

死

罪

死

罪

夫

銓

衡

之



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

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在魏則毛玠公

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

方居晉則山濤識量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

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親以臣况之

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即遷尚書

一何遼落世說表者伯曰江山勢齊季陵遲官

方淆亂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子鴻都不綱

西園成市華瀕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

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

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漢記曰

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金章有盈筭

官自閑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

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金章盈筭未詳虞預

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草創惟

貂蟬半座時人謔曰貂不足狗尾續論語子曰

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舜夫何為

貳恭已正南面而巳淮南子豈宜妄加寵私

曰人王之術責成而不勞

以之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色輿服志

侍冠武弁大冠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

金端附蟬為文

高柔於弱冠異

在魏則毛玠公

毛玠字孝先陳

尚書僕射典

以臣况之

齊季陵遲官

鴻都不綱

元年置鴻都

三公舉用

乃有

列焉漢記曰

未詳虞預

草創惟

論語子曰

舜夫何為

豈宜妄加寵私

董色輿服志

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

漢書

王脩識

高柔於弱冠異

毛玠字孝先陳

尚書僕射典



河內後封或制勝惟慳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鄧禹為大  
司徒制曰孔子曰吾有回或與時抑揚或  
也門人益親可封焉為鄭侯或與時抑揚或  
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  
為不親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征伐兵  
有不利軍營不知意漢常獨繕繁弓戟上特  
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嘗或策  
差曰強人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或策  
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鄧禹崩惟  
軍鄧禹定策禁中封騰為上蔡侯漢書鄂千  
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  
事又曰賜參爵或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柏  
外侯余邑平陽

榮泉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書  
傳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柏榮字春鄉沛國  
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鄉道賜  
榮爵關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應劭漢書  
內侯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  
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鄭  
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  
祠非列侯五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  
改曰小侯昔封舅王譚  
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而臣之所附  
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唯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私自海既  
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  
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



業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若酒布衣諸

業生耳董仲舒仕不過賦曰若不反身於素

而轉輪世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書曰飽食安

易少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汪字玄平善言

尚理為吏部郎徒吏部爰在中興儀刑多士

中興謂位裁元凱任止牧伯也尚書即古元凱

伯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答舒貴欽持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

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高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

祖少連夙秉高尚所賞者義辭時在生少連薄宦東朝

謝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先志不忘愚

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

首夏將巫冢司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

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雖千秋之一日

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東觀漢記馬援與楊

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廣書曰車丞相高祖

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

大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

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

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

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追

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追

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

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上尚書伊尹曰臣為知



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同絲麻

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儻平生之言

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曰內負宿心

王隱晉書甄彬奏曰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不宜違人之素志

彛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暹光為

楊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

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求逸呂氏春秋

於求人而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

於地而注之海國語太伏惟陛下道隱無名河上

信充符璽老子曰大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

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絕而前旒所以蔽明

也難統塞耳所以掩聰也絕古冕字統古續

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六飛同塵五讓高

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陛下有高世之行三

世漢書袁盎謂文帝曰陛下有測之淵雖賁育

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許由一讓而陛下天子者

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天子者



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白駒空  
 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元彦表  
 谷振鷺在庭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  
 客矣止亦猶懼隱鱗卜祝裁器屠保書曰僕  
 有斯容亦猶懼隱鱗卜祝裁器屠保書曰僕  
 之先人文史呈歷迭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  
 裁器於身待時而動鷓冠子曰伊尹酒保太  
 公屠牛為海內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  
 荒亂立為世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  
 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  
 物色而避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  
 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  
 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賢也神仙傳曰  
 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非取製於  
 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詰之老子非取製於  
 一狐諒求味於兼采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

運亨曰蜜蜂五聲倦響九工是詢者大禹治  
 以兼采為味五聲聽治九工寢議廟堂借聽與阜  
 天下以五長策秀才文寢議廟堂借聽與阜  
 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寢議廟堂借聽與阜  
 詭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  
 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凶奴贊曰漢興志  
 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臣  
 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與阜已見射雉賦臣  
 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  
 路絕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居之事也奉法勢  
 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魚入於勢門謝靈運  
 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英俊  
 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英俊  
 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大冲詠史詩曰世胃



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一十一字思晦

七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

右驍騎王暕字思晦太尉文憲公次子正筠為驛碑

僕射王暕字思晦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

亦云驛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

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洽洽

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

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

更水疏曰臣因循神清氣茂允迪中和

家寵冠冕當世神清氣茂允迪中和

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錡狀曰錡膺氣

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

德教國子中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和祇庸孝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職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

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于

可以聖道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

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

裸體樂廣曰名教中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

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居無

塵雜家有賜書常昭長書曰劉基不妄交遊

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好古之士自遠方至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

而口辯持論過之滅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

誕不拘禮教室邇人曠物陳道親毛詩曰其

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陳道親

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

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乎勢利

不係乎不肖養素丘園台階虛位

與仁賢也謝宣遠見



孔令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殷

三代共之曹植求親親曰庠周曰庠學則

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穎

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君

之學也近見表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徒邵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

而來學京師咸歎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

僧孺字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接約思致恬敏

劉琨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六

咸解屬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

辛於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

功絕城之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傳介子

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供

養長志曰關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

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至乃集螢映雪

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編

編蒲緝柳擅道驚晉陽春秋內車胤字武子

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

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

賢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

母然後入學編先言往行人物雅俗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為經子或問人物曰察

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

矣雅俗已見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曰漢官



其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

補益為尚書令弘前為所陳皆畫地成圖抵掌

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

勢千口對蘇秦說趙王祇掌而言豈直鼪

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擊慶三

注曰寶依舉孝廉為即世祖大會靈臺得鼠

如豹文煒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

知者依對曰鼪鼠也詔問何以知之依對曰

見爾雅詔案秘書如言賜帛百匹張騰文

士傳曰人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枝兩行并

顯節陵中策文驗校果然陳坐鎮雅俗弘益

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

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

言彷彿為世純儒太玄經曰並東序之祕寶

爰質所疑宋衷曰質問也

瑚璉之茂器書曰大王夷王天球河圖在東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誠言以人廢而

才實世資人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臨表悚戰猶懼未允

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

褚蔡字茂緒為義興太守

封巴東郡表讓封貢子霽詔



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  
與集詳略不同疑是葦本辭  
長多冗

任彥昇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貴所

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

宇臣貴載世承家允膺長德蕭子頭齊書曰

為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纂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常昭曰載成

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

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不足不辱知

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

弘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匹夫難奪守以

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

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

始侯子奮字釋通兄根常被病純大病因勅書

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

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

臣小稱病今翁獲臣又曰緝為陵陽侯薨

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成逃去鴻初與九  
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在不識  
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純父  
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馮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



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稟承在昔理純

尊之謂之大宗是宗也天末訣之辭也徐廣

終天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廣既掩乘終天

隔幽窆潘岳哀永逝曰今柩求惟情事觸目

何弓一舉邈終天而子不友

崩隕若使賁高王陵之風臣志子臧之節左

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禮對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

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禮雖不

才願附於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

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公疾召大司

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

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

是豈先君之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已

與豈先君之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已

規表元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謝承後漢

不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

惶誠恐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

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

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

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

之風聲應環與王將軍書既絕故老之口必

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非惟奉明邑號予人

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而藏諸名山則陵谷

遷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

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

內秘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日錄然則

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

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素王之道紀

於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

於素王之乎向其盛也沂水南有

手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

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

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

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尊主之情致

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此其君不如堯舜

故連故精廬妄啓必窮鑄勒之盛東觀漢記

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荆州

碑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傳古教學立

刻銘然寔為太丘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

王臣其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漢書文帝即



相安盜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主存與存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

治不以主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嚴天配帝

則周公其人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體國端朝出藩

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爾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

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

氏傳曰子產曰苟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

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若夫一言一行

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善言見一善行若

盛德之風决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

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道非兼濟事止

樂善亦無得而稱焉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

樂善亦無得而稱焉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

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

率鴟鴞東徙松檟成行意類鬱林之嫌子良

而周公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

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伐防之

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曰

琴書藝業述作之茂

漢書曰則後

琴書自樂

道非兼濟事止

樂善亦無得而稱焉

率鴟鴞東徙松檟成行

而周公以喻焉

子良謝疾不視事

毛詩序曰鴟鴞



象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象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

臣僚三藩士女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虜將軍斯謂六府子良為輔國

將軍征虜將軍斯謂六府子良為輔國

謂之三藩也謂之三藩也

潘也謂之三藩也

賦葛龔與梁相

昔晉氏初禁立

碑得晉今日諸葬者不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

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致

文者及蒙嘉歎

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

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

朝禁樹碑然後請關待罪至於道被如仁功

叅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傳李友修張良教

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規碑即

宣檢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崇字

雅沈約及孔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

使長想九原禮記曰趙文子與叔齊觀乎九原

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齊觀乎九原

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戰國策顏蠹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  
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  
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臣里閭孤  
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龍威焉  
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  
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策名委質忽焉二紀  
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  
左氏傳狐突曰策慮先犬馬厚恩不答  
名委質其貳乃辟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其  
累寡高行曰妾之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  
整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  
於天而命短妾之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  
天反先犬馬死矣而弊性毀蓋未奪婁蟻  
仲尼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  
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  
臣願得式黃泉奉婁蟻為王作壽以柳婁蟻  
曰為王先用黃泉奉婁蟻為王作壽以柳婁蟻

東橋玉匣遽飾幽泉西京雜記曰漢帝及  
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錢為交陛下弘獎  
龍鳶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五匣陛下弘獎  
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  
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驗杜  
北陵送葬  
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襄陽記曰  
為身後各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  
為後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沈  
峴山下謂秦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沈  
榮緒晉書曰秋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  
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  
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  
臨表悉懼言不自宣臣誠惶



文選卷第

八





